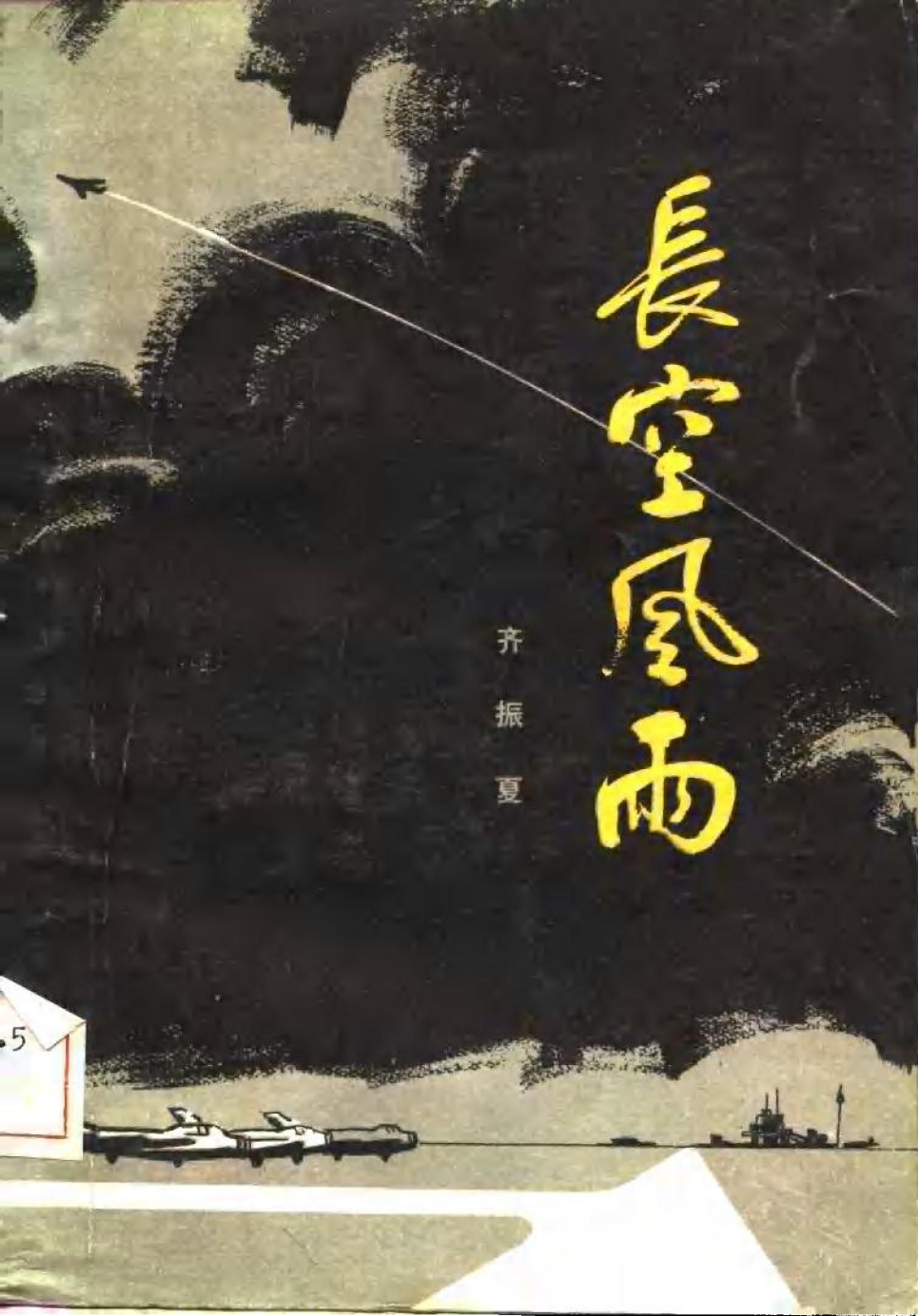


長空風雨

齊振夏

5



I247.5
647
3

長空風雨

齊振夏



A 850819

山西人民出版社

长空风雨

齐振夏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frac{1}{8}$ 字数: 216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60,500 册

*

书号: 10088·712 定价: 0.73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空军指战员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激烈斗争的小说。作品通过滨海军区空军司令员骆伟征等人在与林彪小舰队反复较量中的不同遭遇，展示了真与假，美与丑，生与死的斗争，讴歌了正义，鞭挞了邪恶。

目 录

一	司令员的心事.....	1
二	骆韵的歌.....	9
三	等待.....	25
四	春节之夜.....	39
五	阴霾的早晨.....	51
六	一封家信.....	65
七	在军区指挥所里.....	72
八	家属院中.....	81
九	谢民归来.....	92
十	现场会之前.....	104
十一	怒吼的松涛声.....	114
十二	泪与血.....	122
十三	望蓝天.....	136
十四	“爸爸，你在哪里？”.....	143
十五	两个放牛老人.....	153
十六	“不尽长江滚滚来！”.....	165
十七	阴谋.....	170
十八	雷雨之夜.....	179
十九	草房宴会.....	188
二十	两只山雀.....	199

二十一	林鹰和孟高炬.....	205
二十二	真理与谬误.....	213
二十三	“祝你重上蓝天！”.....	225
二十四	沸腾的五五〇团.....	233
二十五	打开加力器了.....	247
二十六	三张大字报一次小测验.....	262
二十七	残阳如血.....	273
二十八	漆黑的夜.....	287
二十九	“司令员来了！”.....	299
三十	机群出航.....	309

一 司令员的心事

一九六七年，农历正月初一。滨海军区空军司令员骆伟征，乘坐一辆淡黄色“吉姆牌”轿车，从一座巨大的现代化山洞铁门里，徐徐开出，顺公路向山外驶去。

这时，太阳已经偏西了。晚霞为美丽的南国山野，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红晖。

淡黄色的轿车，飞快地行驶着。

骆伟征司令员，已年近半百。但那满头乌黑锃亮的头发，和那两只坚毅而又热情的眼睛，使人觉得他还象个年轻人。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七，脸色微黄，有些消瘦。但他有一对放羊人的腿，和一双铁匠的臂膀。这腿曾跨越过夹金山和川甘大草原；也曾驰骋在华北山野和西北的大沙漠上。这臂膀抡过大刀，握过三八大杆，也捏过小小的铅笔。从他那带棱角的额头上，几道象艺术家用刻刀雕出的深深的皱纹里，看得出他是一个性情猛烈，精力旺盛的人。如今，因为他多日过度劳累，神情有些疲惫。他坐在车里，默默地翻阅着一些材料。一份是《滨海演习预案》，另一份是刚刚在指挥室值班时，收到的《五五〇团用毛泽东思想指挥飞行训练的体会》。翻着翻着，他竟慢慢地睡着了。他好象有什么沉重的心事，睡梦中还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年轻机灵的司机，从折光镜里，看到首长微微闭上了眼睛，汽车速度渐渐缓慢下来。因为这座大型地下指挥室，不久前才落成，外面的公路尚未完工，许多地方还坎坷不平。年轻的司机惟恐汽车的颠簸，会把首长惊醒，因此驾驶得格外小心。汽车轻轻颠了一下，车上的人把身子摆得稍舒适些，又深深地长出了一口气。

“嘀！嘀！……”一辆北京吉普飞快地赶来。

淡黄色的轿车轻轻刹住，车上的人睁开眼睛，他发现指挥室的值班参谋，正站在车前，便急忙推开车门，问道：

“什么事情？”

“报告司令员，钟副司令员从省委打电话来，对省直两大派问题，他请示司令员，想听听司令员的意见。他本想回来直接跟你谈，可是脱不开身。……”

骆伟征司令员知道不是敌情问题，稍放了些心。但他也知道，钟副司令员既然找他，一定是遇到了难题。不过他想，对两大派的态度问题，他始终有一个原则。因此，他听完参谋的报告，便立刻说道：“还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办。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已经很明确了嘛。主席一再说过：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

参谋没等司令员的话说完，便轻声汇报了以下情况：钟副司令员说，最近“中央文革”有新的精神。“中央文革”对本省两大派赴京汇报团，都分别明确表态支持，又提出“文攻武卫”的原则。所以两派都在各自集结力量，调兵遣将。全省性的大武斗，很可能就要开始。据查明，一派已经

把飞机制造厂的喷气发动机，搞了几十台，摆在了他们守卫的各要路口。前面都放置了大量碎铁、石头、瓦片，准备进行战斗。钟副司令员请示应该怎么办。

司令员听完汇报，立刻斩钉截铁，毫不含混地说道：“立刻转告钟副司令员，一、坚决制止武斗。宣传群众，不要搞什么武卫；二、部队不能介入；三、同时向中央请示报告。”

司令员等吉普车向回路驶去时，才回到车里。这时，他的疲惫和睡意一点也没有了。好久以来，他就是在这样的紧张中渡过的。几个月前，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在空军的一次全会上，和几个同志一块，对空军司令吴法宪提过一些意见；还对前司令员的“一言堂”和大搞形式主义提出过批评。全会上，意见几乎完全一致。但就在那时，林副主席突然发表了对前司令员完全与全会相反的批示。会议从此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结果，凡是对前任和现任司令员提出批评的委员们，便都成了打死人、压活人，罢官夺权反党集团，从此，开始了“马拉松”式的检查，至今谁也没过关。政治委员回到军区，虽然没有说撤职，却告诉他一面工作，一面检查。骆伟征司令员，因为战备任务紧，没有去参加会议。但他与这件事却有牵连。在空军全会之际，他不仅多次与政委通电话，互相交换意见，而且还曾想发一封电报，支持政委及其他同志的意见。电报已经拟好了稿子，还没发出，林副主席的“批示”就传到了军区。那封未发出的电报的内容，很快被空军党委办公室知道了。这样，他也就成了“罢官夺权反党集团”的成员。并且说他虽未直接参与，但比直接参与的还阴险。他不仅对会议的反党成员提供

了“炮弹”，而且进行“内外配合”。所以，他也一直没有过关，叫做问题挂着，以观后效。政委一气，心脏病发作，已经报过几次病危。另外，军区领导中，有位副政委，因为与中央一位受审查的老帅长期有过上下级关系，也被株连停职审查。原来主管战备训练的钟副司令员，又被调到省委“支左”。主管工程技术的一位副司令员，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学习飞行，曾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扣押过，被戴上了“叛徒”帽子。还有几位领导，本来身体很不好，已长期不工作。因此滨海军区空军领导，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骆伟征司令员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多年的胃病，发作过几次。可是，他偏偏就是这样的脾气，不能眼看着工作受损失而无动于衷。所以，他只好不顾自己的身体，用几倍的气力工作。几个月来，他天天不是在部队中，就是在值班室。

骆伟征司令员，除了滨海军区空军的工作外，大军区党委常常开会也要他去。当地各派组织的头头，有时也会突然来到军区，逼他对一些毫不了解的事，和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问题表态。有一次，因为当地部队参加了地方组织的一个大会，有些群众组织领头喊口号，打倒几个军委领导同志，唯有部队没有举手。有一派就冲进军区，质问：“为什么不和群众站在一起？”司令员说：“你们只是一部分群众，并不是大多数也不是全体群众。再说我们是军队，军队要听党指挥。打倒这些军委的首长，我们还没有得到党的指示。”有些代表竟拍着办公桌大骂“保皇军”，甚至还有个别人插起了刀子。再加上军区空军机关内部各派，今天让他检查，明天让他交代，弄得他成天头晕脑胀。有一次，在全军区空

军机关大会上，批判军区空军领导机关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和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要求每个军区首长都到会。长期在医院住院的政治委员也被“揪”到了会上。一些青年人，为了证明军区领导抵制学毛著，当场指定他们每个人背诵“老三篇”某某段，“语录”某页某某条。结果所有干部都出了洋相，一个也没有“及格”。骆伟征司令员虽然也没有背下来，但他心中并不服气。他反而理直气壮地把年轻人们训了一顿：“不要看你们背得呱呱叫，未必真的懂得了。对毛主席本本上的，重要的是要领会它的观点、立场、方法。”因此，他又被戴上反对群众运动的头衔，被批得最狠。那天，他听完意见，看看表，便向那些青年发表了个声明：“我仍保留自己的意见。现在我该值班去了。”说罢，便急急忙忙去了指挥室。这几个月来，他的日子就是这样渡过的。但这一切，他并不十分烦恼。工作忙会议多，他少睡些觉。对于地方上拍桌子骂人的所谓造反派头头，他让警卫战士客客气气“请”他们走就是了。对于机关里文体单位的什么“红尖刀”、“红愚公”造反队、造反公社，他更不放在心上。他想，你们这些娃娃，再搞得不象话，我就抓你几个，让你们头脑冷静冷静。唯有在群众大会上，让他背诵“语录”出洋相的事，事后，他倒真是记在了心上，有时也真的强记硬背一点东西。对有些群众提出的关于他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他当时就毫不掩饰，非常坦率地向群众检查，而且事后也常常想一想这些问题。但对军区空军工作全面否定，要“踢开党委闹革命”，他丝毫不让步。“炮轰”、“火烧”的口号，有一阵子昼夜在他耳边吼叫，他也不在乎。而真正使他耽心，时刻挂在他心上的，却是部队的日常

工作。尤其是担负着战斗值班的部队，他简直一刻也不能放心。只要一两天他看不到部队，心中就不踏实。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军区空军党委去年工作计划中，要进行一次军事演习，因为运动，这次演习至今没进行。这件事，也是他心中一直惦念的事。因为他知道，这是有关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丝毫也不能马虎的。所以，他的家虽在跟前，这几个月来，他却很少有几天住在家中。唯一的女儿在外地工作，这半年来，她的所在单位——某航空研究所，以总设计师为首组织了一个飞机设计改进调查研究小组，一直在这个军区部队工作，最近，女儿就在他长期挂钩的单位五五〇团进行调查研究。可是，半年来他只见过女儿几面。甚至和妻子沈静说话，也常常在电话中。这一切反而也成了骆伟征司令员的罪名，说他是有意躲避运动，逃避文化大革命；是他用军事压革命的手段。最近又传出话来说，这正是骆伟征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的证明。有的同级战友曾劝他，把部队日常工作放一放。“滨海演习”，干脆暂时停下来。妻子也偶尔在电话上带着怨气向他说：“孩子不会常在我们跟前，也该多和孩子谈谈话。你身体也不太好，也该知道照顾一下自己了。”他有时苦笑一下，有时不作一声。他从来就有这么一股脾气，自己认准对的，就一条道走到黑，一根扁担挑到底。“训练工作决不放松，‘滨海演习’一定要坚持！……”骆伟征好象和人争辩一样，喃喃地自言自语道。他的声音把他自己吵醒了。

他睁开眼，看看年轻的司机，司机正回过头来看他。他笑一笑，轻声说道：“没有什么。”又微微闭上了眼睛。眼前立刻出现了女儿的样子。女儿正亲切地喊着爸爸，向他扑

来，还象小时候那样，一下抱住了他的脖子。那银铃般的笑声，正响在他耳边。这时，他真的象失去了一切疲劳，也忘记一切烦恼了。

女儿所在的航空研究所，已经向总设计师来过多次信和电报，要他们快些回单位参加运动。这位总设计师也是个倔老头子，钻进工作里就出不来，有时都忘了吃饭喝水。最近，在五五〇团搞的一项现有飞机改进方案，终于有了眉目，加上单位又连续催促，他们准备很快就要返回单位去。司令员的女儿骆韵，也很快就要离开这里。骆伟征一直打算抽个长一点的时间，和女儿谈谈，可是，一直到女儿要走了，他还没有找到这个机会。今天，是大年初一，妻子沈静不高兴地给他打电话，首先提到政治委员又报病危了，他应该回来看看老战友。接着告诉他，女儿过几天就走，要他在假日里务必回家一趟。他这才下决心回家去看看。

朦胧中，天空里突然传来一阵雷鸣般的声响，他眼前好象又出现了排着整齐的战斗队形的超音速战斗机群凌空通过的情景。在灰色的云天上，一架一架银色的战鹰，穿出云层，象银箭一样闪过。接着又俯冲下来。机头前面立刻闪出一阵火光，随后，响起了“咚咚”的排炮声。

骆伟征眺望着河滩上的靶标——几台破坦克。一架战鹰又穿出云端，俯冲下来。动作是那样准确灵活。他看着那短短时间里发出的长连射，不禁喊了一声：“好！”他又睁开了眼睛，那年轻的司机望着他又微笑了。

骆伟征脑海里，确实无时不在想着部队，正因为这样，他眼前、耳边，常常是他熟悉的部队。他现在有这样的本领，可以从飞机在空中动作的特点，认出驾驶它们的飞行战

士来。他认为，作为一个军区空军的指挥员，应该对他所属的飞行部队非常熟悉。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只要他坐在指挥室里，不论他所属的哪个机场上有飞机升空，只要听到无线电传来的由蓝天上的飞行员报告自己的代号，他就能从飞行员的声音立刻判断出是谁来。这是他在抗美援朝战争年代，在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工作时，养成的习惯和练下的本领。

淡黄色的轿车，驶近一个三岔路口。司机正要向城郊军区驻地驰去。骆伟征轻轻说道：“去五五〇团。”

司机提醒道：“沈静同志说，让你早点回去。……”

骆伟征没有吭声。司机只好把方向盘向另一边扭转，汽车朝机场驰去了。

二 骆韵的歌

沈静从医院下班回来，正在厨房里准备过年的饭菜，等待老骆回家。多少年来，骆伟征司令员有个习惯，每到春节，他总要在部队里渡过。因此，她家过春节，总要比别人家迟两天。今天早晨，沈静以各种理由给老骆打了电话，让他破一破例，回来过年。可是，回答的仍是模棱两可。她很了解老骆的脾气，这个例是很难破的。如今，太阳已经西沉，老骆还没有回来，看来她只得和女儿一起过春节了。有女儿在身边，也是对她很大的安慰，但女儿几天后也要回单位了。加上近来有许多事，使她很耽心，所以，虽是过春节，可心里总有些快快不快。唯一使她感到舒畅的是客厅里传来的女儿的手风琴声和女儿哼出来的歌声。沈静从骆韵的琴声和歌声里，听出了女儿的喜悦。但琴声突然停下来了。

“妈妈，要我帮忙吗？”骆韵出现在厨房门口，问道。

沈静忙说：“孩子，这里不忙。你去拉琴吧，妈妈喜欢听。”

“妈妈，你真的喜欢？”

“喜欢。怎么能不喜欢！快去拉吧。”

骆韵欣喜地回到客厅，看着谱架旁边的一个精巧的小飞机模型又拉起了琴，哼起了歌：

我站在机场上，
遥望蓝天。
我时刻等待着……

“啊！美极啦！”突然有人嘻笑地说道。

骆韵正在聚精会神地拉琴，被这一声赞扬吓了一跳。她回过头，看到门边正站着一个年轻的军人。

“孟龙？啊，高炬同志，你怎么来啦？”

“美妙的琴声引我来的呀。……”

“笑话！”

“真的，小韵，你真不该放弃艺术去制造什么飞机。”

骆韵没等他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我这个人爱音乐，音乐简直就是我的命；可是偏偏碰上了造飞机这一行，一见到飞机，我就不要‘命’了。”

来人显出十分知心的样子说道：“小韵，刚才的曲子虽然不错，但这样的時候，那情调恐怕不太合潮流吧？”

“不合潮流！什么合潮流？”说着她推开窗子，传来外面高音喇叭里的歌声。

“这种象喊叫一样的音乐，如今最时髦了。就象你改的名字一样，嘻嘻……”

“你又拿我开心了。”说着他走到骆韵跟前，看到桌上那个小飞机模型，“真漂亮！这就是你们研究所正在设计的飞机？”

“对！”骆韵自豪地答道。

“真漂亮，送给我吧？”

“这是有用的。”

“对我更有用啊！”

“对不起，我已经答应给别人了。”

“谁先拿到手就属于谁。”说着便伸手去抢，骆韵机灵的忙拿起模型，孟高炬扑了空。再去抢，正好撞在进房来的沈静身上，“沈阿姨！”

“是你这个调皮鬼！”沈静望着女儿，“什么稀罕东西，就送给孟龙吧。”

“妈妈，你别总孟龙孟龙的了。人家已经改名字啦！孟高炬，高大的高，火炬的炬，大火把，够劲吧？”

“这个丫头。嘴巴总不让人。”说着转过身，“孟龙，噢，高炬！你怎么有时间来了？”

“我从团里调到师部帮助工作啦，到军区‘文办’给林政委送了个材料。”

“噢。你爸爸好吧？受到冲击了吗？”

“基本上没有。‘一月风暴’造反派夺了权，他很快就作为革命干部结合进领导班子了！”

“那就好啊！”

“骆伯伯还没回家过年？”

“你骆伯伯多少年来的习惯，春节从来是在部队里过。今年……”

“我爸爸，那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可有什么用！人家不是照样炮轰火烧吗！”

沈静说道：“群众有意见，就让人家提嘛！干工作哪能没错误！你爸爸又是个粗人！”

“谁能不让谁提意见？我这也算是一种意见嘛！”

孟高炬微笑着看看骆韵：“小韵，看来你可真成了个‘保爹保妈派’啦。”